纳天影书法

名人新作

在芬兰的感想

冯骥才

据说我来到芬兰的六月是他们“最好”的时候。直到晚间十时半了，朝西的景色依旧给阳光照耀得明媚夺目，有的树给照得像光鲜的翡翠一般。这时候，芬兰人决不会待在家里，或坐在广场上，或躺在河边，享受着太阳神一年一度稀有的恩赐。人总是缺少什么渴望什么。大自然总是给你一半的同时叫你还想着那一半。不满足是生活的本质，也是人的本质。

然而对于大自然不同的是，古人充满敬畏，更多是依赖；人对于大自然的要求只是生活之必需。可是被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当今人类却变得欲海无边和胆大妄为了，有限的地球资源正在被挥霍。人们并不知道为了满足自己而预支了明天。我们不是正在疯狂地剥夺我们的后代吗？

芬兰人与大自然太密切了，一千八百个围着海水的岛屿加上一千八百个陆地上的湖泊构成了他们的疆土。为此，他们国旗的颜色是蓝和白，很单纯；蓝色象征着湖水和海水，白色象征着大雪覆盖的大地；而这大地上还有百分之七十是黑压压的森林。谁也无法把自己隔绝在大自然之外。然而，他们却不会填湖造地，再炒地开发；从赫尔辛基到图尔库这些城市也不去搞什么公园化，“打造”什么“花园城市”，而是遵从大自然的天意，连草地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野草，草里开着野花，很少铺设人工栽培的草皮。一句话，他们更欣赏天然而非人为。还迷恋着先人留下的一种生活方式——湖边桑拿。在今天，拥有一座祖先遗留下来的湖边木屋的人，便被视为“富翁”。所谓“富”，就是可以在假期里来到湖边，全家人钻进这近乎原始的充满木头气味的房子里待几天，吸足了大自然醉心的气味。在今年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的图尔库市，有一种向客人们一半推荐一半炫耀的特制的水杯，是用树皮包着一个素白的瓷杯。显然他们喜欢手指接触树皮——这种自然生命的触感。

芬兰和瑞典一样是讲究艺术设计的国家。他们在一切生活用品上都崇尚新颖与创意的设计。但他们的设计很少商业化的花里胡哨与挤眉弄眼，而是一种与大自然的谐调，现代的简约，以及他们质朴与喜欢单纯的本性。

在刚才提到的芬兰人沉静的性格里，还有一种韧性的东西——这离不开他们的历史。由于地缘关系，他们地处俄罗斯与瑞典两个强国夹峙之中。虽然早早立国，但很快就称臣于瑞典，时间竟长达六百年，随后又成为瑞俄战争的胜利者沙皇俄国隶属的大公国。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才宣布独立。六七百年来受制于他人，还会有自己吗？在如此漫长岁月等待着国家光复而从不言弃的芬兰人靠着什么活下来的？是一种坚忍顽强、令人钦佩的国家精神。我在他们民族英雄马达汉博物馆的留言簿上写了一句话：

世上的爱国者都是人民心中的圣人。

芬兰人心中另一个英雄是驰名世界的大音乐家西贝柳斯，他的《芬兰颂》就像法国人的《马赛曲》和中国人的《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一种真正融化到人们血液里的灼热的音乐。能进入人们血液的音乐才有生命，决非那种我爱你不爱的哼哼唧唧。

其实，精神一直为芬兰人所尊崇。

在芬兰文学协会，我看到他们收集和整理的自己民族的民歌25万首，全都井然有序地陈放在书架上和编入数据库中。这个协会成立于1831年，远在他们国家独立之前。这件事告诉我，在他们国家没独立时，他们的文学、他们的精神一直是独立的。

我知道，芬兰是世界上人均拥有大学最多的国家。散步在赫尔辛基大学绿荫重重的校园里，当我听说这里有40000名学生和500名教授，产生过5名诺贝尔奖得主，一时觉得学院里的空气都饱含着精神与学术的氧了。

有一种说法，说芬兰是“知识分子治国”，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说“芬兰人差不多都是大学毕业，官员也都学历很高。”其实有知识和知识分子并非一码事。所谓知识分子是具有知识分子独立立场的人。在芬兰即使一些知识分子成为国会议员，依然保持其批评性。

批评是思想的生命方式之一，也是寻求科学与真理的最重要的途径。

在赫尔辛基海边码头上我看到一些芬兰人，坐在简易的木椅上晒太阳；成群的海鸥在他们头上飞来飞去，从海上吹来的凉爽的风撩动着他们的额发与衣袂。他们有的捧着笔记本电脑上网，有的饮着本地人酷爱的咖啡，大多缄默不语，静静地享受着自然、传统，还有现代的文明——这便是我看到的芬兰最平凡的图画。

我没有去拍照，因为它已经深深印在我脑袋里了。

诗意人生（之二）

王继兴

抗战老兵

仇恨如火燃胸膛，不顾枪林弹雨狂，驰骋战场杀敌忙。
巍巍身躯若长城，累累弹痕是勋章，中华民族一栋梁。

时装模特

T型台上猫步走，万种风情展示够，唏嘘赞美掌声稠。
创新创意时代潮，美轮美奂服装秀，丽然倩然竞风流。

煤矿掘进工

不分夜夜和日日，终年都是进行时，开拓巷道密如织。
百米井下掘进工，一群普罗密修士，感天动地一首诗。

农村戏班

串罢东乡串西乡，迎风冒雨总寻常，粉墨春秋苦备尝。
欲看倾情说悲欢，且听锣鼓响铿锵，兴亡成败耐思量。

沙漠赶驼人

沙海掀涛也涌潮，烈日当头似火烧，茫茫天涯路遥遥。
开拓千年丝绸路，架通欧亚大陆桥，驼铃声声不寂寥。

戏曲彩旦

金钗凤冠彩衣裙，娥眉粉面小朱唇，玉容如仙至媚人。
铿锵锣鼓催启幕，柔婉旋律飘入云，岁至古稀仍青春。

随笔

聪明人都说自己笨

陈鲁民

我发现一个规律，世界上真正聪明的人都说自己笨。

新科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是作家圈里公认最聪明的一个，二十多岁就成名了，但他在新浪网站接受采访时说：“我最大的聪明是知道我自己笨。”在我看来，“重复的事情在不停地做，你就是专家，做重复的事特别专注你就是大家。就这么简单。”

作家二月河在回答记者关于“成功的秘诀”时说：“我没什么才气，但运气还算不错，我写小说基本上是个力气活，不信你试试，一天写上十几个小时，一写二十年，怎么着也得弄点东西出来。”

诸葛亮广有谋略，是民间社会聪明智慧的化身，但在《后出师表》里他却一再表示“况臣才弱”，“况臣驽下”。

曾国藩曾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第一人”，但他在书信中多次说自己“愚笨”、“迟钝”。有个故事很说明问题。一天夜里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文章不知读了多少遍，还是没背下来。有个贼潜伏在屋檐下，想等他睡觉后捞点好处，可等啊等啊，他还是翻来覆去地诵读那篇文章。贼实在忍无可忍，推门进去说：“这么笨还读什么书？”随口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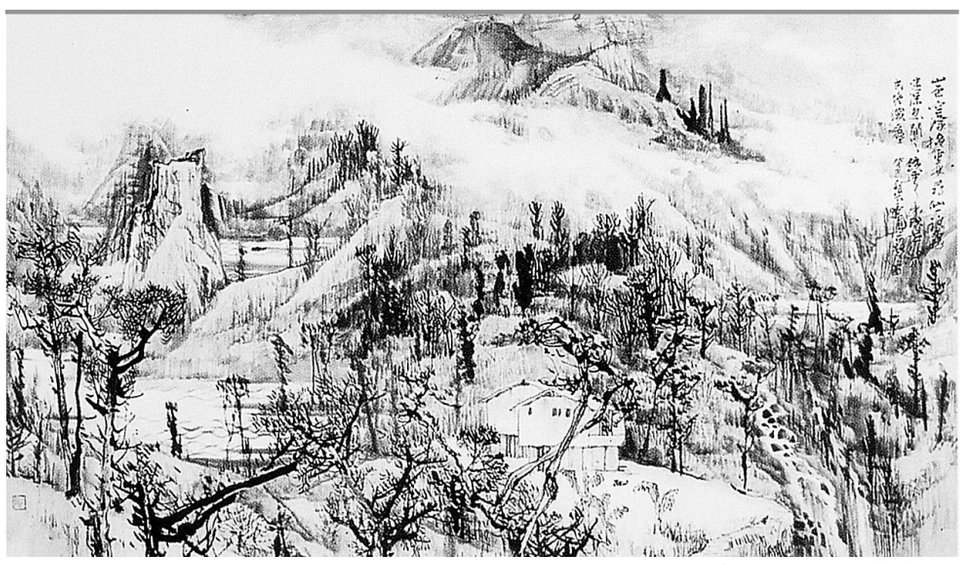
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坦承自己是个笨人。三岁多还不会讲话，九岁时讲话还不很通畅，举止缓慢，反应迟钝，老师和同学都不喜欢他。教他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曾经公开骂他：“爱因斯坦，你长大后肯定不会成器。”而且因为怕他在课堂上会影响其他学生，竟想把他赶出校门。

聪明人都说自己笨，不是矫情、谦虚，不是故作姿态、正话反说。他们诚心诚意地说自己笨，是因为他们高屋建瓴，视野开阔，见多识广，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知道学无止境，不进则退；知道聪明特别是小聪明靠不住，不下苦功，日积月累，什么事情也干不好。

他们都说自己笨，但大伙却说他们绝顶聪明，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杰出的事业成功者，是无可争辩的真正的聪明人。反之，如果没有成功的事业做证明，所谓聪明就毫无价值，无非是自欺欺人的雕虫小技。

持平而论，那些口齿伶俐，反应机敏，聪慧早熟、天赋突出者，在做学问建功业方面肯定会捷足先登占大便宜。但事实上，许多过目成诵、强闻博记、聪明过人者固然占尽先机，却不一定就能走多远；反倒是那些看似愚笨、资质平平却肯下苦功锲而不舍者，最终能获得成功。就像背书不如贼的曾国藩，举止缓慢、反应迟钝的爱因斯坦，把写小说当力气活来干的二月河等。

刘震云还有一段金玉之言：“世界上有一条大河特别波涛汹涌，淹死了许多人，叫聪明。许多人没有在愚蠢的河流里淹死，都是在聪明的河流里淹死。真正的聪明是愚公移山。”所以，聪明的人，可喜可贺但不足为恃，千万别忘了勤奋和坚持。迟钝笨拙的人，无须自卑，更不必气馁，只要肯用功，不怕吃苦，坚忍不拔，照样也能踏上成功的坦途。这也就是所谓天道酬勤的道理，谁如果对此理有所怀疑，就想想那个背书还背不过贼的曾国藩吧。



山色空蒙 陈玉圃

博古斋

《河南》杂志

夏吟

1905年，以孙中山先生为主席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其革命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年11月26日，《民报》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的口号。从此，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了大论战，这场论战的主要阵地，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论战双方所属的其他报刊也都参与了大论战，积极宣传各自的政见和主张。1907年12月，《河南》杂志在论战的高潮中也在东京应运而生了。

《河南》杂志是同盟会河南支部的机关刊物，张钟端任总经理，刘积学任总编辑，曾昭文、陈伯昂、潘印佛等分任编辑、发行等事宜。该刊设立有论著、时事，史坛、译述、小说、传记、图画等栏目，为综合性刊物。

杂志社还特聘周树人（署名令飞、迅行）撰稿，先后发表有译述《人间之历史》，论著《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张钟端也署名鸿飞亲自撰稿，发表有《平民的国家》、《对于要求国会者之感喟》等。《河南》杂志以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场和论点，积极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批判封建主义，主张建立革命武装，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河南》杂志在当时东京出版的同类刊物中，属于立场鲜明，积极活跃，社会影响较大，发行量较大的一个。为此，也引起清政府的惊慌，日本警厅应满清政府的要求勒令《河南》杂志停刊，杂志只出至第10期就被迫停刊了。总经理张钟端也因比被拘数日，并停发其留学官费。

新书架

《1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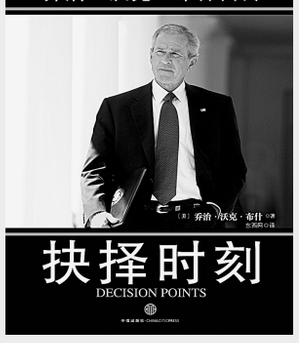
郑甜

《1911》是“王树增非虚构近代史系列”最新作品，继讲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极其悲壮的灾难岁月的《1901》之后，《1911》用激情澎湃和痛彻肺腑的语言描绘了中国百年前复杂而宏大的历史现场。

辛亥革命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它给历史留下哪些遗憾和疑问？历史在不同的场面，不同层次的人物，不同思想的交锋中展开，在那个混沌变革的年代，杰出的人物，勇敢的精神，伟大的抱负，不屈不挠的奋争，阴谋、权力、人性、际遇等在风云变幻年代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奇观，上演着前所未有的精彩故事。志士们一旦拥有了抱负，奔走呼号，投身奋争，流血捐躯，人间因此英雄辈出，历史因此篇章辉煌。

《1911年》叙述流畅而厚重，沉郁而富于激情。历史事件为经、以时代人物为纬，充分发挥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史料翔实、立论严谨的艺术特色，全面深刻地展示历史风云，探求历史大势，着力剖析历史曲折中的根由原委，弘扬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1911》对历史场景有精确地描绘，使得本可能枯燥干巴、浮躁混乱、教条空洞的近代历史变得生动而富有意味。让人感受到一百年前的历史离我们是如此的逼近以及和今天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

乔治·沃克·布什自传



汤米说得很明白，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会很不容易。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充斥着麻烦：偏远、地形崎岖，又很原始。它的北部，是塔吉克、乌兹别克、哈扎拉和土库曼等民族的故乡；南部则由普什图人（Pashtuns）占多数地位。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阿富汗持续着。而且，除了他们的不同之处，所有阿富汗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总会团结起来反对外国人。19世纪，他们赶走了英国人，20世纪，他们又赶走了苏联人，即使是亚历山大大帝也不能征服阿富汗。阿富汗因为这些历史赢得了一个不祥的绰号：帝国的坟墓。

我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确保整个作战计划从战略角度上看，是全面且一致的——这份计划就是推翻塔利班政权，摧毁基地组织避难所，帮助建立一个民选政府。我问了汤米许多问题：我们需要多少部队？现成的基地有多少？调动所有人需要多长时间？他认为将会面临何种级别的敌方抵抗？

我并未试着去做后勤保障和战术指挥的具体决定。我的直觉告诉我，要相信军方领导人的判断。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我只是个新来的总司令。我还记得一张照片，那是在越战中，林登·约翰逊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仔细观察地图，挑出常规轰炸中需要摧毁的目标。他们种种细致决定带来的影响，贯穿着整个指挥体系。当我在飞行学校的时候，我的一位参加过越战的老师曾抱怨说，空军条条框框实在太多，结果敌人们都能准确预测我方飞机的飞行路线。他自己把原因归咎于“那帮政客非要来烦我们不可”。

汤米需要帮助的，是得到阿富汗邻国的支持。没有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后勤方面的合作，我们就无法把部队派到阿富汗。我不认识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首脑们。不过俄罗斯对这些国家仍然保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我认识弗拉基米尔·普京。

普京和我初次见面，是在斯洛文尼亚的一座宫殿里，那里曾属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那次峰会上，我的目标是消除一切紧张状态，建立起和普京的牢固联系。了解其他国家首脑的性格特征和其所重视的问题，会让我更容易找到彼此的共同点，或者就容易产生分歧的领域进行交流。这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一课，他是个人外交技巧的伟大开创者之一。另外一位则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想为自己的事业赢得一位支持者，”林肯曾说过，“只要让他相信你是他的朋友就行。”

与普京的会谈开始于一次小型会见，只有弗拉基米尔和我，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几个翻译。他看上去有些紧张。他照着一叠整齐的卡片对我说话，以此作为开场白。第一个议题，是苏联时期遗留的俄罗斯联邦债务问题。

几分钟后，我用一个问题打断了他的演讲：“您母亲真的给过您一个在耶路撒冷祈福过的十字架吗？”

当翻译彼得用俄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普京脸上闪过一丝惊诧。我解释说，这个故事是我在做一些背景阅读的时候注意到的——我当然没告诉他，我阅读的是情报简报——而且我很希望再知道一些细节。

普京很快恢复平静，开始给我讲这个故事。他的表情和语调都变得很柔和，他讲到，在他把十字架挂在他的郊外别墅之后，那里就发生了火灾。消防队员赶到时，他告诉他们，自己唯一在乎的就是那个十字架。他戏剧性地再现了当一位消防员展开双手，向他展示十字架的瞬间。他说，那“简直就是命中注定”。

“弗拉基米尔，”我说，“那么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一个关于命中注定的故事。”我感到紧张气氛从会议室中消散了。

会见之后，一个记者问我，普京“是否是一个美国可以信任的人”。我说他是。我想起普京对我讲述十字架的故事之时，他声音中所带的感情。“我直视他的眼睛，”我说，“……我能对他的心灵做出判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普京会给我很多理由来完善我对他的看法。

斯洛文尼亚会见以后三个月，普京正是“9·11”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个给白宫打来电话的外国首脑。他不能联系到正在空军一号上的我，所以赖斯通过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他通话。他向她保证，俄罗斯不会像苏联在冷战期间一样，条件反射似的加强战备水平作为对美国将战备等级（DefCon）提高到3级的回应。当我在隔天跟弗拉基米尔通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用一分钟默哀表示和美国的团结一致。在谈话末尾，他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要您明白，在这次斗争中，我们处在同一战线。”

18

连载

这时，西山挡住了夕阳的余光，寺内弥漫着昏沉的暮色，香客们尽皆散去。红娃儿由衣物侍者侍奉着穿好了上衣，又随即接了翟昌恭敬送上的毽子。他把毽子托在手心里掂了两下，确认没有毛病，便向毽翎上“噗”地吹了口气，对翟昌说：“再会了，长老！”遂将毽子踢起，随毽子跳跃而去。他不知道，缝缀在他上衣背后的一根红丝线正在随他离去；蹦蹦僧抱着一个大线团，一边像放风筝似的忙不迭地放线，远远地跟随着红娃儿。

蹦蹦僧随着红丝线进入一片杂树林的时候，月亮还没有升起，树林中一片漆黑，前边忽然不见了红娃儿的踪影，只见一棵枝叶苍劲的银杏树遮盖着一座立有残碑的古坟，绿莹莹的鬼火正在风中游动。蹦蹦僧顿生恐惧，便把食指塞入口中，“唧溜儿”——吹了一声口哨为自己壮胆，却惹来了树上鹰鸣。巨鹰扇翅生风，自枝叶间飞扑而来。蹦蹦僧忽地缩为圆球形状，滚入一个树坑。鹰爪抓僧帽飞回树上。蹦蹦僧急将未放完的红丝线团压在树坑中一块大石头下，滚爬而逃。

诡谲的木笛

老跛陀与他的两个弟子奔走在磨盘山下。

当天色昏暗下来的时候，他们来到一座山神庙前，庙宇周围覆盖着浓密的绿荫，环境清幽宜人。道房说：“师父，天色已晚，就在这山神庙里过夜吧。”跛陀头也不回地说：“不可，山神是俗家人供奉，佛门里没有他的户籍，鸿雁岂占山鹊之巢乎？”道房说：“师父，只怕在山林里露宿，会有强人打劫！”接着把手伸到背后，向稠做了手势。稠会意，暗向树林里抛了一块石头。林中立时传来石头滚动和树枝折断的声音，野鸡受惊，扇动着翅膀上的响翎，“嗖嗖”地从跛陀头顶飞过。跛陀惊惧、气馁，犹豫不前，却又不好意思折回山神庙。稠又暗抛一块石头，惊扰了泉水旁一对野鸭，野鸭“嘎嘎”惊叫着掠过了山谷。跛陀又是一惊，就厚着脸皮回到山神庙前，向庙门拱手而拜说：“老僧路过宝山，欲借主人一席之地安宿，明晨即去，如何？”泥塑山神呆坐无语，跛陀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又听到山鸡惊叫，急向山神再次施礼，说：“大施主不发一语，老僧就视同默认了！”道房、稠掩口而笑。

夜色渐深，月色朦胧，忽有树叶儿飒飒作响，林中似有骚动。稠和道房立即轻脚出庙门，隐蔽浓荫下，警觉望山上，发现有刀光闪烁、人影晃动。稠和道房暗商对策后，独留师父于庙内，瞬间，不见了二人踪影。

在山腰上，青竹寺主葛禄与坡头僧李彪已经盯上了山神庙。月光入窗，葛禄望见庙门虚掩，跛陀与山神泥胎比肩而坐，如入梦境，以为有机可乘，急遣李彪率两名打坡僧持利刃钻出树丛，正要起而偷袭，忽有木笛声从庙旁树丛中骤然升起，声如裂帛，势若飞矢，直刺长天，鹰鸣不已。令葛禄惊怵不已的是，这笛声也拥有自己的颜色与光亮，只见一道刺眼的银光与锐利的笛声一起从林中升起，在天穹上蹭出一拉溜儿活蹦乱跳的火星儿。他不知是遇到了怎样的对手和兵器，急命李彪与打坡僧停止行动，匿而不出。笛声又倏然消失，光亮如水银泻地，了无声息。

月亮爬上了林梢，山神庙恢复了先前的宁静。葛禄遂命坡头僧李彪带数名打手，靠近小庙观察虚实。李彪悄然迂回到小庙旁边，躲在一截残墙下向庙中窥视，只见跛陀独自打坐，不见弟子相随。李彪正要带打手进庙行刺，笛声又蹭着他的头皮陡然升起，蹭得他头皮发麻、寒毛倒竖。李彪与打手连滚带爬地缩回树丛中。

葛禄却已经镇定下来，又令李彪与打手分别潜形于小庙两边，试图让跛陀师徒顾此失彼，兵分两路行刺。笛声却从斜刺里响起，寒光凛冽，作金戈铁马声。稠忽如疾风迅雷，自一旁树上抓藤条飞身荡出，迎其一路，脚插一打手肋下，将其高高荡起，又猛然落下，与另一路举刀袭来的李彪迎头相撞，两边都碰得头破血流，抱头向夜幕中鼠窜。

葛禄怒而纠集十数人匍匐向前，隐匿于庙宇残墙下，遣数名打坡僧为前驱，诱稠荡出；葛禄则埋伏在残墙草丛中，手执利刃，企图在稠荡出时伺机杀稠。谁知还没等他从残墙上露出脑袋，忽有长蛇般的荆藤扑闪了一下，天上也打了一个黑色的扑闪，一个藤圈已经从头顶飞来，死死地套住了他的脑袋，把他吊在空中滴溜溜地打转。笛声忽如银蛇狂舞，凌空蹿跳不已。葛禄觉得自己是被蛇一般蹿跳着的笛声悬空吊起的，拼命挣扎而不得解脱。打坡僧急用匕首割断套在他脖子上的荆条，他才得以脱身逃命。笛声转而欢快嘹亮，引得山谷震荡、夜鸟争鸣，七彩的花雨纷纷飘落。葛禄带领一群吓破胆的假和尚仓皇逃窜。

笛声渐歇，如小河淌水，潺潺流向远方。

跛陀犹在禅境中。

13